

十



南村輟耕錄卷之二十九

天台陶宗儀

九成



張士誠弟兄四淮南泰州白駒場人泰州地濱海海上
鹽場三十有六隸兩淮運鹽使司士誠與弟士義士
德士信並駕運鹽綱船兼業私販初無異於人先是
中書省右丞相脫脫在任災異疊見黃河變遷至正
十一年遣工部尚書賈魯役民夫一十五萬軍二萬
決河故道民不聊生河南韓山童首事作亂以彌勒
佛出世爲名誘集無賴惡少燒香結會漸致滋蔓陷
淮西諸郡繼而湖廣江西荆襄等處皆淪賊境山東

杜遵道以李氏子爲主起汝寧蕭縣李二老彭張君用攻陷徐州李二號芝麻李鄒普勝徐壽輝卽真一據蘄黃鎮南班據江東又有毛貴陳友諒輩不可枚數分據各處方國珍弟兄嘯聚台州海上朱定一陳賢五江宗三作亂江陰初王克柔者亦泰州人家富好施多結游俠將爲不軌高郵知府季齊收捕于獄李華甫與麪張四素感克柔恩謀聚衆劫獄齊以克柔解發揚州後招安華甫爲泰州判四爲千夫長十三年五月士誠又與華甫同謀起事未幾士誠黨與十有八人共殺華甫遂併其衆焚掠村落驅民爲盜

陷通泰高郵自號誠王改元天祐設官分職把截要衝南北梗塞立淮南行中書省於揚州以阨其勢旣而亦招安之立義兵元帥府以官其黨然狙詐百出卒不就降殺知府季齊十五年五月攻破揚州路殺淮南行省參政趙璉士義被獲伏誅旣而退還高郵至九月二十五日又攻破揚州適湖廣行省右丞阿魯恢引苗軍來十月初一日復退丞相脫脫親總大軍以擒之衆號百萬旌旗輜重首尾千里以爲高郵刻日可平然脫脫與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專權日久及出師遂有議其後者詔脫脫安置淮安路也

先帖木兒安置寧夏路別選相臣統其兵詔木下時
部將董搏霄每對臉脫言天兵南下勢如破竹今老
師費財何面目歸報天子不若先攻其易脫脫從其
言分兵破天長六合賊皆潰散所殺者悉良民及攻
高郵墮其外城城中震恐自分亡在旦夕忽聞詔解
其權勇氣百倍出城拒敵諸衛鐵甲軍抱不平者盡
皆散去或相聚山林爲盜高郵不可得而復矣江陰
群寇互相吞啖江宗三朱英分黨戕殺宗三將入城
殺英時英就招安爲判官州之僚佐無如之何遂申
白江浙行省云朱英謀反省差元帥觀孫壓境觀孫

利其貨賂逗遛不進英因乘間挈家逸去過江求救
於士誠仍質妻子借兵復讐士誠初亦疑惑弗聽英
盛陳江南土地之廣錢糧之多子女玉帛之富以動
其中於是先遣士德率高郵賊衆擊橫埭渡鎬山十
六年正月朔攻破常熟州江南自兵興以來官軍死
鋒鎬郡縣存罹饑饉鄉村農夫離父母棄妻子投充
壯丁生不習兵而驅之死地以故烏合瓦解卒無成
功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有旨得便宜行事陞
漕運萬戶脫因爲叅政統領官軍民義捍禦境上平
江達魯花赤六十病亡陞松江府達魯花赤哈散沙

爲平江達魯花赤領兵出戰除都水庸田使真師泰
爲平江總管巡守城池吳江境上止有元帥王與敬
官軍一戰而敗死者過半殘兵千餘欲走入城城中
閉門不納邊屯嘉興旋抵松江士誠賊衆纔三四千
人長驅而前直造北門弓不發矢劍不接刃明旦緣
城而上遂據有平江路二月壬子朔也劫掠姦殺慘
不忍言脫因匿俞家園自刎不死游兵殺之哈散沙
在境外聞城破自溺死旣而崑山嘉定崇明州人相
繼來降維揚蘇昌齡比先避亂居吳門士德用爲叅
謀稱曰蘇學士毀承天寺佛像爲王宮易平江路爲

隆平郡立省院六部百司凡有寺觀菴院豪門巨室
將士爭奪分占而居了無虛者幾月進攻嘉興全師
覆沒與敬據松江叛以城降常州豪俠黃貴甫間道
歸欵許爲內應不戰而城破易爲毘陵郡分兵入湖
州一鼓而得易爲吳興郡隆平太守周仁家本鍛工
稍習吏事性資深刻與士德同心僇力躬親細故三
月癸巳士誠來自高郵服御器用皆假乘輿改至正
十六年爲天佑三年國號大周曆曰明時設學士員
開弘文館以陰陽術人李行素爲丞相弟士德爲平
章提調各郡兵馬蔣輝爲右丞居內省理庶務潘元

明爲左丞鎮吳興史文炳爲樞密院同知鎮松江郡
州縣正官郡稱太守州稱通守縣仍曰郡同知稱
府丞知事曰從事餘則損益而已南向欲取嘉興嘉
興則有參政楊完者統領苗獠獍獍名曰荅刺罕守
禦甚堅屢攻不克秋八月文炳大舉兵臨其東門悉
爲所殲文炳僅以身免士德又與與敬提兵入杭州
軍氣甚銳杭州大軍欽鋒不敵丞相退避蕭山士德
軍檢刮虜掠羅木營萬戶普賢奴乃慶元路萬戶全
駒兒之子年未弱冠智勇過人率兵先出完者都領
苗軍繼進民亦挺身巷戰士德大潰收拾殘兵十喪

八九及攻海鹽又爲乍浦鍾氏所撓後得馬道驍勇
禽獲苗軍無算西南接境賴此無虞不然松江非士
誠有矣崑山數爲方國珍海軍攻擊託丁氏往來說
合結爲婚姻崑山之民幸遂蘇息湖之長興武康與
廣德相界花鎗軍出沒之地雖互爲勝負然亦不勝
其苦所跨三州皆鄰勍敵可畏者特集慶一軍最盛
陸路則無錫宜興長興水路則太湖士馬震耀舳舻
相銜自後長興陷常州又陷士德戰敗被擒俘致集
慶俾其作書勸士誠歸附士德以身徇之終無降意
士誠勢窮力迫願就丞相招安使者往返訖莫成就

仁親詣江浙省堂具陳自願休兵息民之意議始定
時十八年秋八月也朝廷詔赦其罪後授土誠太尉
開封平江土誠以下授爵有差立江淮分省江浙分
樞密院于平江以設其官屬

道家者流爲人典行醮事曰高功其有行業精白者則
必移檄南岳魏夫人請借仙鶴或二隻或四隻青鸞
導衛翔鶩澄空昭揚道妙往往親見之偶讀本草有
云降真香出黔南伴和諸雜香燒煙直上天召鶴得
盤旋於上注按仙傳云燒之或引鶴降醮星辰燒之
甚爲第一度錄燒之功力極驗若然則鶴之來香所

致也非歟

長編所載宋二十一帝蓋自順宣僖三祖及太祖太宗
真仁英神哲徽欽高孝光寧理度少帝并端宗帝昺
也

吾衍子行間居錄云舜生諸馮及馮婦等皆音皮冰切
古不音符容切也馮婦與徐夫人皆男子三國時有
暨艷乃吳人附陸抗傳當音結不音暨也

絳侯周亞夫自未侯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
歲而侯見史記絳侯傳註謂索隱曰應劭云負河內
温人老嫗也按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爲鳴雌侯是知

婦人亦有封邑

趙公琪字元德官至贈湖廣行省參政謚文惠臨淄人飄然有神仙思常使方士燒水銀礪黃朱砂黃金等物爲神丹以資服食有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爲神仙數訪公授以其術久久隱去人或以爲不死公思之一日見其至喜而固留之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即具浴先生就浴室久之不聞聲日且暮公親候之見有光昱然在水上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先生書藏公家今稍稍傳人間虞文靖序其事如此云

嘗讀金黃華老人詩有招客先開四十雙之句殊不可曉近讀雲南雜誌曰夷有田皆種稻其佃作三人使二牛前牽中壓而後驅之犁一日爲一雙以二乏爲已二已爲角四角爲雙約有中原四畝地則老人之詩意見矣

骨咄犀蛇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蓋以毒攻毒也故曰蠱毒犀唐書有古都國必其地所產今人訛爲骨咄耳

奉化陳氏婦以貞節稱者五人初陳元娶竺氏生子侗而元卒竺氏年纔二十二義不再適後三十三年卒

朝和錄卷三
黃堂
侗娶璩氏生子瑞泰二人侗亦以疾夭璩氏年二十
六後五十八年卒瑞娶王氏生子通甫而瑞復夭王
氏年三十後五十五年卒通甫娶樓氏樓氏甫笄歸
于陳至二十六而寡父母欲奪其志泣不從其姑王
氏年老樓氏事之尤謹姑卒歛葬悉如禮子四人長
養才娶樓氏生子孟雍孟熙而養才遇疾不愈方卒
時樓氏年二十六所守如其姑云

隴西李子平氏子茂德聘同郡張氏女年十七歸李氏
生子庸甫六歲而寡舅姑憐其少也欲嫁之使左右
風之即引刀截髮以見志乃止茂德之弟仲德亦早

卒其妻張氏年二十有八生子慶方齒亦誓不再適
從弟希賢妻陳氏二十有四希賢卒時其子度方年
四月守志益堅一門三婦以貞白聞庸至正間仕至
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推恩贈父同知益州路總管
府事隴西郡伯母封隴西郡夫人再調關襄宣慰階
中奉大夫而夫人始卒

黃龍洞在吳興郡北去城闔廿里枕太湖其山皆怪石
林立中有一石最尊上大其本小危立如種自石上
湧起輕撼則搖動稍加力排輒不動人其異之洞旁
壁立千仞頽瞰不能見底投以石不應以聲呼則相

轉初金卷三
荅深窅不測每歲旱郡民禱之東坡先生曾遊題詩
述龍之跡山谷先生書黃龍洞三字刻滿存

王古心先生筆錄內一則云方外交青龍鎮隆平寺主
藏僧永光字絕照訪予觀物齋時年已八十有四話
次因問光前代藏經接縫如一線日久不脫何也光
云古法用楮樹汁飛麩白笈末三物調和如糊以之
黏接紙縫永不脫解過如膠漆之堅先生上海人
人欲娶妻而未得謂之尋河覓井已娶而料理家事謂
之擔雪填井男婚女嫁財禮奩具種種不可闕謂之
投河奔井凡納婢僕初來符曰搗盤珠言不撥自動

稍父曰算盤珠言撥之則動既父曰佛頂珠言終日
凝然雖撥亦不動此雖俗諺實切事情

一錢太守劉寵廟在紹興錢清鎮王叔能參政過廟下
賦詩曰劉寵清名舉世傳至今遺廟在江邊近來仕
路多能者也學先生揀大錢

全真紀實云金主亮貞元元年有吏員咸陽人王中孚
者倡全真教談馬丘劉和之其教盛焉章宗泰和四
年元學士作紫微觀記所載詳悉

馬伯傑山東鄒縣人父某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不以
家行傑獨與母居盜起汝穎轉畧齊魯境傑負母匿

草間母死倉卒不能具棺斂聚石葬鄆地西盜入鄆城傑伏于墓上衆欲驅而前脅以白刃傑大慟曰母在此母在此盜曰此孝子也乃舍之後遺以衣糧旣而邑剝于兵失墓所在求之二年得於榛莽中故衣尚存始克遷祔祖塋御史轉浙西憲僉留江南者八年遂冒鋒鏑間走數千里省之錢唐人咸稱爲馬孝子云

天台金沙里女王靜安年十七歸同邑楊伯瑞瑞爲樞密院斷事官未幾死於兵靜安守節不嫁權貴爭求之至截髮自剄不殊

宋葉寘垣齋筆衡云陶器自舜時便有三代迄于秦漢所謂甃器是也今土中得者其質渾厚不務色澤未俗尚靡不貴金玉而貴銅磁遂有祕色窰器世言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不得臣庶用故云祕色陸龜蒙詩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如向中霄盛沈瀝共稽中散鬪遺楮乃知唐世已有非始於錢氏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窰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窰爲魁江南則處州龍泉縣窰質頗麤厚政和間京師自置窰燒造名曰官窰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襲故京

遺製置窰于修內司造青器各內窰澄泥爲範極其精製油色瑩徹爲世所珍後郊壇下別立新窰比舊窰大不侔矣餘如烏泥窰餘杭窰續窰皆非官窰比若謂舊越窰不復見矣

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夾和爲之所以晉人多用凹心硯者欲磨墨貯潘耳自後有螺子墨亦墨丸之遺製唐高麗歲貢松煙墨用多年老松煙和麋鹿膠造成至唐末墨工奚超與其子廷圭自易水渡江遷居歙州南唐賜姓李氏廷圭父子之

墨始集大成然亦尚用松煙廷圭初名廷邽故世有奚廷珪墨又有李廷珪墨或有作庭珪字者僞也墨亦不精宋熙豐間張遇供御墨用油煙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元佑間潘谷墨見稱於時自後蜀中蒲大韶梁杲徐伯常及雪齋齊峯葉茂實翁彥卿等出世不乏墨惟茂實得法清黑不凝滯彥卿莫能及中統至元以來各有所傳可以做古

唐

祖敏

奚鼐 易水

奚鼎 希之弟

奚起

鼐之子

陳朗

兗州

王君得

柴珣 並唐末五代

南唐

李超 鼎之子始居歙州南唐賜姓李氏

李廷珪

李廷寬

李承宴 皆超之子

李文用 承宴之子

李惟慶

李惟一

李仲宣 皆文用子

耿遂仁 歙州

耿文政

耿文壽 皆遂仁子

耿德

耿盛

盛匡道 宣州

盛通

盛真

盛舟

盛信

盛浩

宋

張遇

潘衡

蒲大韶 款曰書窓輕某弗張餘韻

葉世英 嘗造德壽宮墨

朱知常 款曰朱知常香齋

梁杲

李世英 款曰叢佳堂李世英

胡友直

潘衡孫秉彜 徐知常

葉邦憲 嘗造復右殿墨

雪齋 款曰雪齋墨寶

周朝式

李世英男克恭

樂温

蒲彦輝

劉文通

郭忠厚

鏡湖方氏

黃表之

齊峯

劉士先 嘗造緝熙殿墨

寓菴 待李潘心法

俞林

丘攸

謝東

徐禧

葉茂實

三衢

翁彥卿

元

潘雲谷

清江

胡文忠

長

林松泉

錢唐

於材仲

宜興

杜清碧

武夷

衛學古

松江

黃脩之

天台

朱萬初

豫章

丘可行

金溪

丘世英

丘南傑

皆可行子

斲琴名手

隋

趙取利

唐

雷霄

雷盛

雷珏

雷文

雷迅

郭亮

一作諒 皆蜀人

沈鏐

張鉞

皆江南人

金儒

大中進士

僧三慧大師

宋

蔡睿

朱仁濟

衛中正

慶曆中道士

趙仁濟

興國中

馬希仁

馬希先

一作仙 崇寧中

金淵

紹興初

金公路

即金道 紹興初

陳亨道

高宗朝

嚴樽

馬大夫

梅四官人

龔老

應奉

林杲

東卿

元

嚴古清

恭字子安博之孫梅四之婿

施溪雲

施谷雲

施牧州

古琴名

冰清

春雷

玉振

黃鵠

秋嘯

鳴玉

瓊響

秋籟

懷古

南薰

大雅

松雪

浮磬

奔雷

存古

寒玉

百衲

響泉

冠古

韻磬

涉深

天球

混沌材

萬壑松

雪夜冰

玉澗鳴泉

石上清泉

秋塘寒玉

九霄環珮

至正丙申高郵兵累攻嘉興不克或人撰戲語云史帥一日下令行兵叅謀掌史進言自古行師必先祭旗史曰王元帥破松江時曾祭否荅曰不祭史曰王元帥不祭我也不祭蓋祭濟字音同傳以為笑又有一說紅軍與苗軍戰不勝稟主帥曰彼中軍前有十丈大旗旗上篆字大元統兵官五字帥曰我此間亦效之旗成軍吏稟所寫何字帥曰八分書寫趙王令既而寫趙字未成才寫得走字傳報苗軍到走走走二

說皆可捧腹

日家者流以日月五星及計羅炁字四餘氣躔度過宮
遲留伏逆推人之生年日月時可以知休咎定壽夭
其書曰百中經經首有安命法曰周天宿度十二宮
安命例凡十葉有術士以其例節為一葉簡明易見
其法但看本生日太陽所躔何度便以本生時加在
上向下逐宮虛數如下面已盡則又於此行自上而
下見卯住即是此度安命真捷徑也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四	三	二	虛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女二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斗四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尾三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氏二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軫十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張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柳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井九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畢七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胃四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奎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危十三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室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十六

後井錄卷三十九

一五

玉蘭

承

轉新錄卷三十九

一四

草堂

渦水神名曰巫支祈善應對辨淮之淺深源之遠近而神曰庚辰者鎖於龜山之足淮乃安流唐時有漁者釣得一古鎖牽出其末有如獼猴者蓋此物也國史補曰楚州漁人於淮中釣得古鐵鎖刺史李陽大集人力引之鎖窮有青獼猴躍出水而逝山海經水獸好爲雲雨禹鎖於軍山之下其名無支祈

洞庭劉氏有夫葉正甫父客都門因寄衣侑以詩云情同牛女隔天河又喜秋來得一過歲寄郎身上服絲絲是妾手中梭剪聲自覺和腸斷線脚那能抵淚多長短只依先去樣不知肥瘦近如何

先去亦作舊時

南村輟耕錄卷之二十九

南村輟耕錄卷之三十

天台陶宗儀九成

周禮璽節鄭氏註云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按許慎說文云印執政所持信也徐鍇曰从爪手以持信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鈕惟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獨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七雄之時臣下璽始稱曰印漢制諸侯王金璽璽之言信也古者印璽通名漢舊儀云諸侯王金璽璽橐佗鈕又曰璽謂刻曰某王之璽列侯黃金印龜鈕文曰某侯之章丞相太尉與三公前後左右將軍

黃金印龜鈕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鈕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鼻鈕文曰印 建武元年詔諸侯王金印綬綬公侯金印紫綬中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千石至四百石以下銅印黑綬及黃綬 陳制金章或龜鈕龍鈕獸鈕豹鈕銀章或龜鈕熊鈕羆鈕羔鈕鹿鈕銀印或珪鈕兔鈕銅印率環鈕 吾衍云漢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與隸相通後人不識古印妄意造屈且以為法大可笑也多見古家藏得漢印字皆方正近乎隸書此即摹印篆也玉球嘯堂集古錄所載古印正與相合

凡屈曲盤回唐篆始如此今碑刻有魯公官詔尚書省印可考其說 漢晉印章皆用白文大不過可許朝爵印文皆鑄蓋擇日封拜可緩者也軍中印文多鑿蓋急於行令不可緩者也古無押字以印章為官職信令故如此耳唐用朱文古法漸廢至宋南渡絕無知此者故後宋印文皆大繆 白文印皆用漢篆平正方直字不可圓縱有斜筆亦當取巧寫過 三字印右一邊一字左一邊兩字者以兩字處與一字處相等不可兩字中斷又不可十分相接 四字印若前二字交界有空後二字無空須當空一畫別之

字有有脚無脚故言及此不然一邊見分一邊不分非法度也 軒齋等印古無此式唯唐相李泌有端居堂白文玉印或可照例終是白文非古法不若只從朱文 朱文印或用雜體篆不可太恠擇其近人情免費辭說 白文印用崔子玉寫張平子碑上字及漢器上并碑蓋印章等字最為第一 凡姓名表字古有法式不可用雜篆及朱文 白文印必逼於邊不可有空空便不古 朱文印不可逼邊須當以字中空白得中處為相去庶免印出與邊相倚無意思耳字宜細四旁有出筆皆帶邊邊須細於字邊告

一體印出時四邊虛紙皆昂起未免邊肥於字也非見印多不能曉此黏邊朱文建業文房之法 多有入依款識字式作印此大不可蓋漢時印法不曾如此三代時却又無印學者慎此周禮雖有璽節及職金掌其媿惡揭而璽之之說註曰印其實手執之印也正面刻字如秦氏璽而不可印印則字皆反矣古人以之表信不問字反淳朴如此若戰國時蘇秦六印制度未聞淮南子人間訓曰魯君召子貢授以大將軍印劉安寓言而先辭耳 道號唐人雖有不曾有印故不可以道號作印用也三字屋扁唐印有法

凡印文中有一二字忽有自然空缺不可映帶者聽其自空古印多如此 凡印僕有古人印式二冊一為官印一為私印具列所以實為甚詳不若嘯堂集古錄所載只具音釋也 凡名印不可妄寫或姓名相合或加印章等字或兼用印章字曰姓某印章不若只用印字最為正也二名者可回文寫姓下著印字在右二名在左是也單名者曰姓某之印却不回文寫名印內不得著氏字表德可加氏字宜審之 表字印只用二字此為正式近人或并姓氏於其上曰某氏某若作姓某父古雖有此稱係他人美

已却不可入印人多好古不論其原不為俗亂可也

漢人三字印非複姓及無印字者皆非名印蓋字印

不當用印字以亂名漢張安字幼君有印曰張幼君

右一字唐呂溫字化光有印曰呂化光此亦三字表

左二字德式 諸印下有空處懸之最佳不可妄意伸開或

加屈曲務欲填滿若寫得有理自然不覺空也字

多無空不必問此 李陽冰曰摹印之法有四功侔

造化冥受鬼神謂之神筆畫之外得微妙法謂之奇

藝精于一規矩方圓謂之工繇簡相參布置不紊謂

之巧 趙彥衛云古印文作白文蓋用以印泥紫泥

封詔是也今之米印及倉教印近之矣自有紙始用
 朱字間有為白字者 通典云北齊有木印長一尺
 廣二寸五分背上為鼻鈕長九寸厚一寸廣七分腹
 下隱起篆文曰督攝萬幾惟以印籍縫今齧合縫條
 印蓋原於此秦有八體書三曰刻符即古所謂繆篆
 五曰摹印蕭子良以刻符摹印合為一體徐鍇謂符
 者竹而中刻之字形半分理應別為一體摹印屈曲
 填密則秦璽文也子良誤合之 宣和譜四卷 楊
 克一圖書譜一卷 又名集古印格 王厚之復齋印譜 顏
 叔夏古印譜二卷 姜夔集古印譜一卷 吾衍古

印文二卷 趙孟頫印史二卷

浙西銀工之精於手藝表表有聲者屈指不多數也朱

碧山 嘉興魏塘 謝君餘 江平 謝君和 上同 唐俊卿 松江

祖孝子浩然字養吾建寧浦城人世儒家至元中盜黃

華起政和 朝廷命將帥師往討未至盜已就縛回

軍經浦城焚其廬舍孝子母全氏遭掠而北是時孝

子年六歲母子相失獨與父居不聞問者二十又八

年至大三年福建閩府檄為三山書院山長將之任

或告之曰而母在河南而不能名其處孝子欣然棄

職辭父為河南行既渡江抵河南每舍逆旅行道途

間聞操南音者必就與語庶幾有所遇也當時從軍
 之人猶有存者或曰此有趙副使故為軍校歸自軍
 中得婦人全氏非而母也耶趙死而家替全氏歸一
 蒙古氏挈之而南當在汝鄧間耳孝子知母定在驚
 喜遂回汝州抵鷓路山不遇行八百里至牛蹄白石
 不遇又行七百餘里至棗陽崔橋又不遇然自離汝
 州行路既遠知母所鄉停車道傍投宿旅舍舉其狀
 以問人頗有相酬荅可物色或指唐州以告曰彼有
 別蓋山可尋討也孝子夢神人顧而言有月圓再圓
 之語既寤言猶在耳益喜怵自崔橋三百餘里至別

蓋訪其母在焉既見相與抱持涕泣七月之望也初
 人之言於是有徵矣留別蓋半月并具奉母南歸當
 時聞其事者自 朝廷達官以至湖海名勝莫不歌
 詩以美之多至數十百篇徃徃舉朱壽昌事以為比
 會稽韓莊節先生 性 作孝子傳行于世

周易癡處館講授賓主不合遂作白日園文飄然而去
 其文曰聽之不聞視之不見子以我為隱乎用之則
 行舍之則藏吾亦從此逝矣未得青雲路且坐白日
 園飯蔬食樂亦在中素貧賤不願乎外茲承賢主人
 不取通士乃求拘儒匪我求童蒙取其交以道餽以

禮擇師教子弟蓋亦據於德依於仁園土而居重門以待當爾耳不聽淫目不視惡將以塞其兌閉其聰然而口不絕吟手不停披安能存其心養其性黃芽若就白髮已空常念流地上之白水真人且作鎖洞門之清溪道士子其子親其親固宜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爾爲爾我爲我安肯衰矜而辟焉敖惰而辟焉不越文字之間自行束修以上受風魔貶爲自在囚口出雌黃用狙翁朝四暮三之術目生虛白披羲皇天一地二之圖有朋自遠方來與進也與退也使君從此中入或止之或尼之俾我行其庭不見其

人而子過我門不入我室望而未見招之不來所不與同心指蒼天而爲證亦欲從遊王曰黃昏以爲期不以我爲貧知有時爲養所願諸生人十已千以一識百師也過商也不及尚得夫子之中庸參也魯回也如愚竟傳聖人之道統而某詩書無崇筆墨有靈蟬蛻汗濁之中鳳翔塵埃之表排雲叫閭闔吐三千丈豪氣之沈埋乘風歸蓬萊訴百萬億顛厓之辛苦藩籬旣剖門闢洞開縱意所如從吾所好口說五千言乘牛出函谷願與關門令尹游乎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皆曰閉戶先生來也

宮車晏駕棺用香楠木中分爲二剝肖人形其廣狹長短僅足容身而已殮用貂皮襖皮帽其鞞鞞繫腰盒鉢俱用白粉皮爲之殉以金壺瓶二盞一碗碟匙筋各一殮訖用黃金爲箍四條以束之輿車用白氈青緣納失失爲簾覆棺亦以納失失爲之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衣新衣騎馬牽馬一疋以黃金飾鞍轡籠以納失失謂之金靈馬

髹器

黑光 凡造碗碟盤盃之屬其胎骨則梓人以脆松劈成薄片於旋床上膠黏而成名曰捲素髹工噴來

刀剝膠縫乾淨平正夏月無膠沆之患却煬牛皮膠和生漆微嵌縫中名曰梢當去聲然後膠漆布之方加麤灰灰乃磚瓦搗屑篩過分麤中細是也膠漆調和令稀稠得所如髹工自家造賣低歹之物不用膠漆止用猪血厚糊之類而以麻筋代布所以易壞也麤灰過停今日久堅實砂皮擦磨却加中灰再加細灰並如前又停日久磚石車磨去灰漿潔淨一二日候乾燥方漆之謂之糙漆再停數月車磨糙漆絹帛挑上聲去漿跡纔用黑光黑光者用漆斤兩若干煎成膏再用漆如上一半加雞子清打勻入在內日中曬翻

三五度如栗殼色入前項所煎漆中和勻試簡看緊慢若緊再曬若慢加生漆多入觸藥觸藥即鐵漿沫用隔年米醋煎此物乾爲末入漆中名曰黑光用刷蘸漆漆器物上不要見刷痕停三五日待漆內外俱乾置陰處眼之然後用楷光石磨去漆中類雷上聲楷光石雞肝石也出杭州上柏三橋埠牛頭嶺再用箒次用布次用菜油傅却用出光粉楷方明亮朱紅 修治布灰一一如前不用糞漆却用暉朱桐葉色然後用銀朱以漆煎成膏子調朱如末一兩則膏子亦一兩生漆少許看四時天氣試簡加減冬多

加生漆顏色閏春秋色居中秋四五月秋七月此三月顏色正且紅亮

鰻水 好桐油煎沸以水試之看躁也方入黃丹膩粉無名異煎一滾以水試如蜜之狀令冷油水各等分杖棒攪勻却取磚灰一分石灰一分細麩一分和勻以前項油水攪和調黏灰器物上再加細灰然後用漆並如黑光法或用油亦可

只孫宴服者貴臣見饗於天子則服之今所賜絳衣是也貫大珠以飾其肩背間膺首服亦如之

三教一源圖

儒

理

健 仁 用之
 義 則行
 禮 信性
 舍之
 知 則藏

陰 真 不思
 靜 而得
 知 本
 不勉
 覺 而中
 命

用 執中 無物
 惟一 不有
 神明 妙合
 虛靈 無時
 不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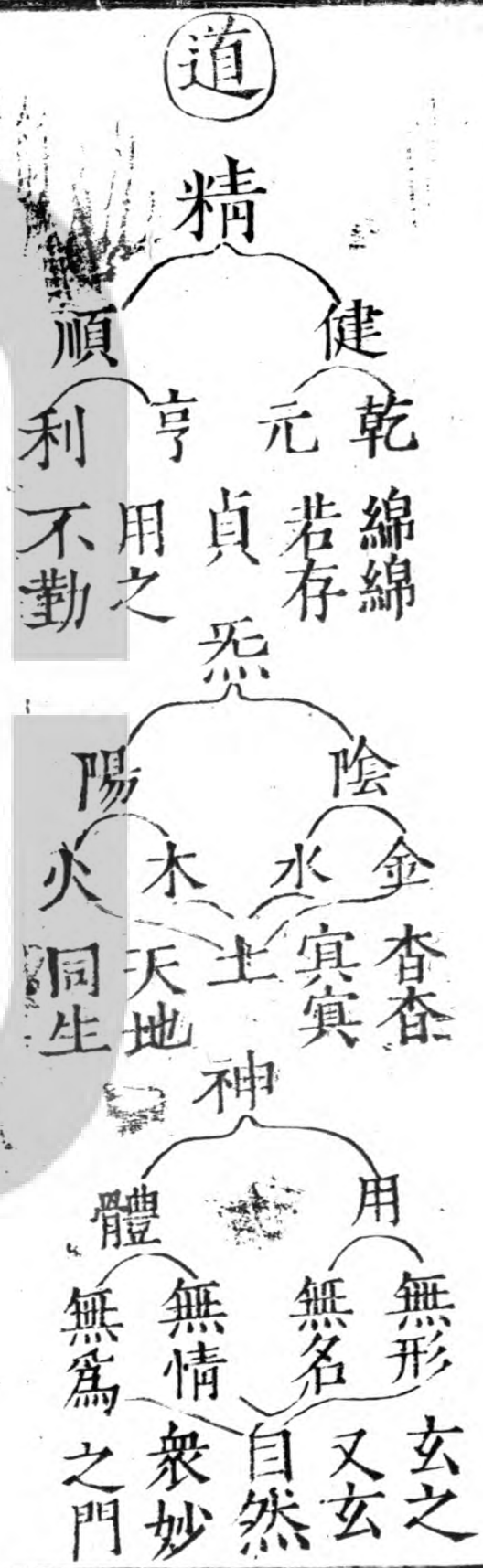
釋

戒

健 行 觀心
 相 無常
 受 識定
 觀法
 色 無我

陰 念 不與
 根 法縛
 正
 覺 不求
 力 法脫

用 精進 圓同
 解脫 太虛
 圓覺
 清淨 無欠
 真如 無餘



銀錠上字號揚州元寶乃至元十三年大兵平宋回至揚州丞相伯顏號令搜檢將士行李所得撒花銀子銷鑄作錠每重五十兩歸朝獻納世祖大會皇子王孫駙馬國戚從而頒賜或用貨賣所以民間有此錠也後朝廷亦自鑄至元十四年者重四十九兩十五年重四十八兩遼陽元寶乃至元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征遼東所得銀子而鑄者

凡學宮朔望講說乃禮之常所屬上司官或省憲官至自教授學官暨學賓齋諭等皆講說一書然儒生未達時宜往往迂意多矣泰定甲子開吳淞江省臺憲

僚咸集時治書劉公灤源北方學者首謁先聖先師
其年值閏詹肖巖講書堯典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
閏月定四時成歲大嘏其意以爲學校講說雖賤夫
皂隸執鞭墜鐙之人皆令通曉今乃稽算度數何爲
肖巖由是怏快而卒至元己卯冬分憲老老公檢踏
災傷以復熟糧爲急陸宅之講省刑罰薄稅歛一章
公變色而作至正辛巳知府楊侯銳意浚河以興利
除害爲己任時憲僉某謁學官王玉巖講禹別九州
隨山濬川結意皆歸美於知府憲僉不悅而罷丁酉
歲張士誠據有姑蘇日遣蘇守周仁來王可權講易

泰卦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義周以爲譏訕累及
諸職事皆停月廩惟錢先生伯全父作訓導時行刑
官至講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講畢稱賞不已前數
君子亦可爲後人戒也

王與敬字可權淮西安豐人由浙省典吏克宣使後於
董搏霄部下立功擢松江府判未任轉省都鎮撫陞
元帥至正丙申二月朔僞誠王張士誠紅軍破平江
時與敬兵敗徑趨嘉興又與苗軍參政楊完者不協
乃投松江名曰守禦實欲戀倡婦董賽兒故也達魯
花赤八都帖木兒知府崔思誠皆無制變之術激成

其禍蓋其至也不郊迎之已自不悅越二日浙省又命元帥帖古列思等提兵而來鎮守城池二帥抗衡不相上下帖點兩倉脚夫散口糧給器械發號施令蓋意在逐與敬行十八日帖宴軍民官無一人至者至夜與敬下萬戶戴列孫等率引軍卒自西門放火鼓譟而叛官僚潰散寺觀民房悉化焦土檢刮金銀財物塞滿舟船自與敬以下人口輜重皆出西門二十四日完者下元帥蕭亮員成等率苗軍突至兵不與敵遂北出通波塘而去投降士誠子女玉帛悉爲苗軍所有民亦持挺相逐列孫孔鎮撫等死者過半

苗軍恣肆檢刮截人耳鼻城中女婦多爲淫汙房舍間有存者皆爲焚燬靡有孑遺居民兩遭鉞鏑死者填街塞巷水爲不流四月初十日士誠下元帥史文炳一部兵馬自湖溲入古浦塘舳舻相銜旗幟蔽日苗軍一矢不交竟潰散而去

南村野史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卓哉斯言也初王與敬之戾止苟得一守土官能以智慮處之則不致若是况松江尚侈靡習淫風者久矣余嘗扼腕而歎必有後日之患終爲一賤倡禍及數萬家非小變也與敬負逆賊之名遺臭萬年戴氏逞匹夫之勇

卒喪其生皆自取之也悲夫

嘉興天寧寺有老僧曰果典坐平生不蓄積得錢輒買酒飲長老念空海每歲遺衣段至正癸巳正月一日無疾而卒年一百二歲

潮逢谷水難興浪月到雲間便不明松江古有此語谷水雲間皆松江別名也近代來作官者始則赫然有聲終則闕茸貪濫始終廉潔者鮮兩句竟成詩讖

松江自來無大火災至正丙戌閏十月廿九日夜普照寺西業製帽民姚不謹于火延燎三千餘家重門邃館靈宮梵宇悉爲煨燼而夏愛間氏收藏古法書名

畫樓巋然獨存豈有神物護之也耶抑亦數耶

松江普照寺門首刀鐻胡忽見街上有小片荷葉舒卷不已一人拾置懷中去胡叩之曰汝得何物但欲見之以決所疑及出示乃至元鈔三十文又同郡夏氏僕嘗見小花蛇盤旋道左行人捉藏諸袖生頗訝問其所以則至元鈔貳拾文右二事絕相類吁三十文二十文直微末耳尚必待主今之積金蓄穀倍息計羸孳孳以利爲念者於此寧不可鑒哉

嘉興斜塘楊匪髹工鎗去聲金鎗銀法凡器用什物先用黑漆爲地以針刻畫或山水樹石或花竹翎毛或亭

臺屋宇或人物故事一一完整然後用新羅漆若鎗
金則調雌黃若鎗銀則調韶粉日曬後角挑挑嵌所
刻縫罅以金薄或銀薄依銀匠所用紙糊籠罩置金
銀簿在內遂旋細切取鋪已施漆上新綿楷拭牢實
但著漆者自然黏住其餘金銀都在綿上於熨斗中
燒灰其鍋內鎔鍛渾不走失

磨堯鞬已見第九卷昔李侍郎敦立嘗揭磨堯堅三字
於座隅磨堯堅者古之慎言人也其善於自防者哉
金華宋濂爲著箴曰磨堯堅慎勿言口爲禍門昔人
之云磨堯堅人各有心山高海深磨堯堅高不知極

深不知測磨堯堅言出諸口禍隨其後磨堯堅鍾鼓
之聲因叩而鳴磨堯堅不叩而鳴必駭衆聽磨堯堅
惟口之則守之以默是曰玄德磨堯堅磨堯堅慎勿
言

楊鐵厓云坡翁跋石恪所畫以爲三人皆大笑至衣服
冠履皆有笑態其後之童子亦罔知而大笑永叔書
室圖三笑不言爲誰山谷特實以遠公陶陸事陳賢良
跋三笑不言爲誰山谷特實以遠公陶陸事陳賢良
舜俞廬山記亦謂舉世信之有趙彥通者作廬岳獨
笑一篇謂遠公不與脩靜同時樓攻媿亦言脩靜元

嘉末始來廬山時遠公亡已三十餘年淵明亡亦二十餘年其不同時信哉後世傳訛往往如此使坡翁見之亦當絕倒也

按古官制取義皆有所主非徒名也後世或訛其音者有矣音雖訛而義則不訛也如僕射秦官僕主也古者重武事每官必有主射以督課之射音神夜反關中人訛爲寅詐反韻書不取其義於神夜反中却收在寅射反下尚書亦秦官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如尚方尚食尚醫尚衣尚冠尚浴尚席之尚並音時亮反後世乃以尚

書之尚訛爲辰羊反陸德名亦音平聲韻書遂兩收之洗馬前漢志太子太傅少傅屬官有先馬張晏曰先馬員十六人秩比謁者如淳曰前驅也國語載勾踐親爲夫差先馬先之也從先見反今韻書作蘇典反字作洗愚意此類並當從其正義不當從其訛音今人但見讀僕射之射作神夜反尚書之尚作時亮反洗馬之洗作先見反便非哂之不究其義故也此類甚多今姑舉其顯者

巾幘釋名巾謹也當自謹於四教儀禮二十成人士冠

如庶人巾說文髮有巾曰幘幘即巾也又方言覆髻

謂之幘漢書卑賤執事不冠者所服或謂之承露按儀禮士冠庶人巾則古者士以上有冠無巾幘惟庶人戴之秦謂民為黔首漢為僕隸為蒼頭漢書謂卑賤者所服此其證也後世上下通用之謂之燕巾蔡邕獨斷曰漢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人見故加巾幘以包之也然則巾自巾幘自幘不獨卑賤者所服雖尊者亦服之矣至王莽冠內加巾故詩人云王莽禿幘施屋又光武岸幘見馬援又按魏志注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皮弁裁縑帛為幘或作幅合乎簡易隨時之議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飾非為國容韻

書弁缺四隅謂之恰

前時軍人弓手所戴小白帽是也

一曰按頭使

下故曰恰增韻埤蒼皆曰帽也晉輿服志哀帝立秋

御讀令改用素白帽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

巾為雅魏武始制帽成帝制使尚書八坐丞郎門下

二省侍官乘車白帽低幘出入掖門又二宮直宮著

烏紗帽往往士人宴居皆著帽矣帽雖冠弁遺制去

古益遠用巾幘為近之一說秦加武將首飾為絳帕

後稍稍作顏題漢興續其顏却掾音羅之施巾連題却

覆之即喪幘也名之曰幘至孝文帝乃高顏題續之

以耳崇其中為屋合後施巾上下文者長耳武者短

耳古者冠制皆硬殼自額上至於頂如今禮冠者然
後世乃作小冠屨以來髮冠下施幘冠幘之上又總
施巾皆效漢元帝所服之制也夫歷代損益隨其所
宜苟不害於義從俗可也孔子居宋衣縫掖居魯冠
章甫亦從俗也

屨為屨屨人註禪下曰屨復下曰鳥

說文無鳥字鳥本
鳥字今借為屨鳥

字也陸佃云鳥通為鳥屨之鳥古人居欲如燕行不
欲如鵠故借為鳥字所以為行戒也然借鵠為鳥作
思積反者蓋鳥屨也古今注以木置屨下乾腊不畏
泥濕故曰鳥以是知鳥屨之下必再用木矣
士喪禮夏葛屨冬皮屨屨人註又謂凡屨青絢
純是

也絢說文纁繩絢也玉藻注屨頸飾也

韻會狀如刀
衣鼻在屨頭

言拘者取自拘持使低目不暇顧視一曰
用繒一寸屈為之頭著屨頭以受穿貫

總屨人注

縫中紉也條也純屨人注緣也言總必有絢總純矣

凡絢總純皆一色又按屨人注鳥有三等赤鳥白鳥

黑鳥也赤鳥為上冕服之鳥詩曰王錫韓侯玄衮赤

鳥則諸侯與王同矣所謂玄鳥青鳥王后祭服之鳥

也凡屨之飾如繡次也黃屨白飾白屨黑飾黑屨青

飾天子諸侯吉事皆寫其餘服冕著鳥耳士爵弁纁

屨黑絢總純尊祭服之屨飾從纁也至若屨者說文

足所依也從尸從文從舟象屨形毛氏曰舟能載物

南村輟耕錄卷之三十一



